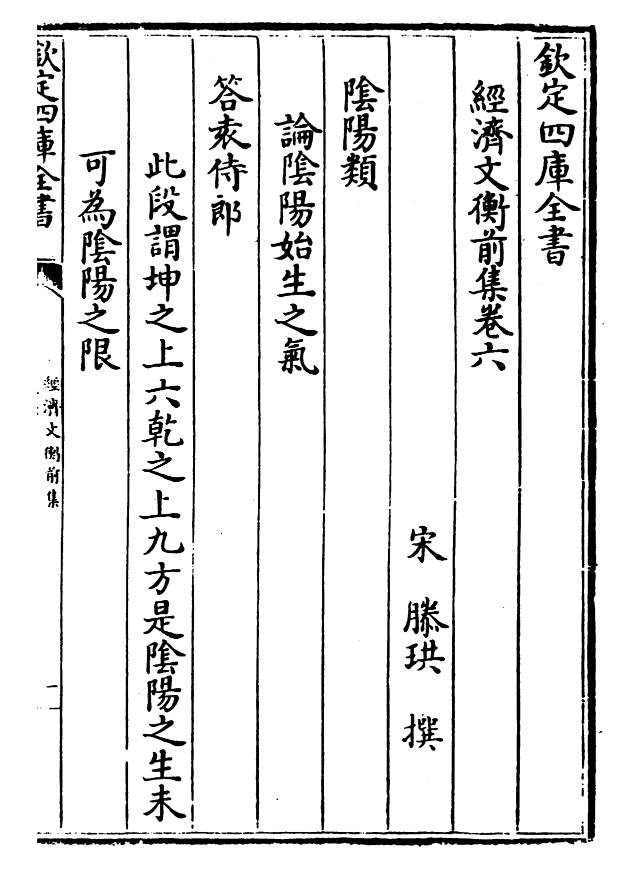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文衡前集卷六

宋 滕珙 撰

陰陽類

論陰陽始生之氣

答袁侍郎

此段謂坤之上六乾之上九方是陰陽之生未可為陰陽之限

來喻謂坤之上六陽氣已生其位在亥乾之上九陰氣已生其位在巳以剝上九碩果不食十月為陽月之義推之則剝卦上九之陽方盡而變為純坤之時坤卦下爻已有陽氣生於其中矣但一日之内一畫之中方長得三十分之一必積之一月然後始滿一畫而為復方是一陽之生耳夬之一陰為乾為遇義亦同此來喻雖有是說而未詳密故為推之如此蓋論其始生之微固已可名於陰陽然便以此為陰陽之限則其方盛者未替而所占不啻卦内六分之五

方生者甚微而所占未及卦内六分之一所以未可截自此處而分陰陽也此乃十二卦中之一義與復遇之說理本不殊但數變之後方說得到此不可攙先輥說亂了正意耳

論陰陽始終之位

答袁侍郎

此段以十二卦論四時之氣孔子謂夏時為正

蓋取陰陽終始之義

論十二卦則陽始於子而終於巳隂始於午而終於亥論四時之氣則陽始於寅而終於未隂始於申而終於丑此二説者雖若小差而所爭不過一位蓋子位一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位泰卦則三陽之生方出地上而温厚之氣從此始生焉巳位乾卦六陽雖極而温厚之氣未終故午位一隂雖生而未害於陽必至未位遯卦而後温厚之氣始盡也其午位隂巳生而嚴凝之氣及申方始亥位六隂雖極而嚴凝之氣至丑方盡義亦放此

蓋地中之氣難見而地上之氣易識故周人以建子為正雖得天統而孔子之論為邦乃以夏時為正蓋取其陰陽始終之著明也按圖以推其說可見

論陰陽柔剛之義

答袁侍郎

此段專以東南温厚為仁西北嚴凝為義

來喻以東南之温厚為仁西北之嚴凝為義此鄉飲酒義之言也然本其言雖分仁義而無陰陽剛柔之别但

於其後復有陽氣發於東方之說則固以仁為屬乎陽而義之當屬乎陰從可推矣來喻乃不察此而必欲以仁為柔以義為剛此既失之而又病夫柔之不可屬乎陽剛之不可屬乎陰也於是強以溫厚為柔嚴凝為剛又移北之陰以就南而使主乎仁之柔移南之陽以就北而使主乎義之剛其於方位氣候悉反易之而其所以為說者卒皆參差乖迕而不可合又使東北之為陽西南之為陰亦皆得其半而失其半愚於圖子已具見

其失矣

論陰陽剛柔仁義之位

答袁侍郎

此段以陽剛温厚陰柔嚴凝為春夏秋冬之分

蓋嘗論之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彊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為柔剛也陽剛温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為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為事作長為生斂藏為殺此剛

柔之所以為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隂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暁然而彼揚子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之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隂隂中之陽固不妨自為一義但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耳

論隂陽道器之說

答楊子順

此段推明隂陽之理五事之主形上形下不同

謂一隂一陽之謂道已涉形器五性為形而下者恐皆

未然陰陽固是形而下者然所以一陰一陽者乃理也形而上者也五事固是形而下者然五常之主則理也形而上者也試更思即可見矣

論陰陽動静之義

答何叔京

此段謂太極未發巳發之理

未發之前太極之静而陰也巳發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其未發也敬為之主而義巳具其巳發也必主於義

而敬行馬則何間斷之有哉

論隂陽相配之義

答表侍郎

此段論陽初陽盛隂初隂極四時五行五常之理皆備

葢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隂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為仁而隂為義然隂陽又各分而為二故陽之初為木為春為仁陽之盛為火為夏為禮隂之初為金為秋為義隂

之極為水為冬為知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黙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文言取類尤為明白非區區今日之臆說也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為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為信為真實之義而為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臭五味五藏五蟲其分倣此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

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為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為人之理矣故此一義切於吾身比前數段尤為要緊非但小小節目而已也

乾坤類

論乾知大始之義

答王子合

此段專述伊川先生之言以明知字之旨

乾知大始說者多為主宰之論似若微妙而反粗淺蓋

若如此則乾與大始各是一物而以此一物管彼一物如今言某官知某州事也故伊川先生只以當字釋之則其言雖若淺近却無二物之嫌意自渾全也

論乾隨時變易之義

答方伯謨

此段取乾卦之爻以明變易從道之旨

隨時變易以從道主卦爻而言然天理人事皆在其中今且以乾卦潛見飛躍觀之其流行而至此者易也其

定理之當然者道也故明道亦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而伊川又謂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也又云人隨時變易為何為從道也此皆可以見其意矣易中無一卦一爻不具此理所以泝流而可以求其源也

論乾卦六爻之義

答萬正淳

此段以横渠之説非是

橫渠論易乾卦諸爻恐皆過論大抵易卦爻辭本只是各著本卦本爻之象明吉凶之占當如此耳非是就聖賢地位說道理也故乾六爻自天子以至庶人自聖人以至於愚不肖筮或得之義皆有取但純陽之德剛健之至若以義類推之則為聖人之象而其六位之高下又有似聖人之進退故文言因潛見躍飛自然之文而以聖人之迹各明其義位有高下而德無淺深也然其本意亦甚分明未嘗過為深巧如橫渠之說也且如初

九則是德已成而行未著故衆人未見其德而君子之心確然已有以自信也九二則人見其庸言庸行閑邪存誠之迹又從而化之也九三則雖涉危地而但進德修業之不已也九四則其位愈進其危益甚而亦但知循理不恤其他也九五則以天德居天位而天下莫不仰觀之也上則過極而亢不能無悔也若以德言則愈進愈高此當為聖而不可知之地又豈有可悔耶今横渠專以聖人為說已失本經之指又遂爻為漸進之意

又非文言之義且其龍德正中不在九二而在九三九二之德愽而化非進於九三則未免於非理非義之失而其取義前後相妨因謬益訛而轉不得其所矣大抵近世說經者多不虚心以求經之本意而務極意以求之本文之外幸而渺茫疑似之間略有縫罅如可鈎索略有形影如可執縛則遂極筆模寫以附於經而謂經之為說本如是也其亦誤矣乾乾夕惕自是君子之常事今雖處危地而不失其常耳知至知終亦不是言修

為先後之漸只是見德業内外之别盖心則致誠以進德身則修辭以居業進德者日新居業者無倦與周公繼日待旦意雖略相近而不相似也九四只是循理而行自無固必耳亦不為信孚於人而後可躍也不知高見如何

論乾坤健順之理

答萬正淳

此段謂易當自有所得

乾有兩乾是兩天也昨日行矣今日又行其實一天耳而行健不已此所謂天行健地平則不見其順必其高下層層地去此所以見地勢之坤順看易傳若自無所得縱看數家反被疑惑如伊川先生教人看易只須看王弼注胡安定王介父解今有伊川傳且只看此尤妙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不可着些纎毫私意在其中

論乾坤純而不雜之義

答趙倉善譽

此段謂乾坤純而不雜者聖人所以形容天地之德

乾坤之純而不雜者聖人所以形容天地之德而為六十四卦之綱也乾之純於剛健而不雜又聖人所以形容天理自然之全體而為坤之綱也所以贊其剛健柔順之全德以明聖人體道之妙學者入德之方者亦云備矣未嘗以其備而少貶之也至於諸爻雖或不免於

有戒然乾九三之危以其失中也其得無咎以其剛而健也坤六五之元吉以其居尊而能下也上六之龍戰以其太盛而亢陽也是豈惡乾之剛而欲其柔惡坤之柔而欲其剛哉今未察乎其精微之緼而遽指其偏以為當戒意若有所未足於乾坤而藐小之者是不亦喜高妙而略細微之過乎至於用九用六乃為戒其剛柔之偏者然亦因其陰變為陽陽變為陰之象而有此戒如歐陽子之云者非聖人創意立說而強為之也

經濟文衡前集卷六

經濟文衡前集卷七

宋 滕珙 撰

天地類

論天地日月星辰之位

文集楚詞註

此叚以日月十二會為辰定在天之位四方十二辰定在地之位

左傳曰日月所會是謂辰位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為辰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元枵之類是也然此特在天之位若以地而言之則南面而立其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焉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鶉火加於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耳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周布二十八宿以著天體而定四方之位以天繞地則一晝一夜適周一匝而又超一度日月五星亦

隨天以繞地而唯日之行一日一周無餘無欠其餘則各有遲速之差焉然其懸也固非綴屬而居其運也亦非推輓而行但當其氣之盛處精神光耀自然發越而又各有次第耳列子曰天積氣耳日月星辰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張衡靈憲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此言皆得之矣

論天形地氣之説

同上

此段謂天之體旋轉無窮地則氣之聚成形質者

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夕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樞紐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當晝則自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之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復左將旦則自後升而趨前旋轉無窮升降不息是為天體地則氣之渣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黄

帝問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

論天日夜行度之數

陳君安卿問天道左旋自東而西日月右行之說先生答云

此段以横渠日月皆是左旋之說為是

横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彼天進

一度則日却成退減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却成退了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却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之天却成退了十二度有奇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歷家以進數難筭只以退數筭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速也然則日行却得其正揚子太玄首便說日云云向來久不曉此因

看月令日窮於次疏中有天行過一度之說推之乃知其然又如書齊七政疏中二三百字說得天之大體亦好前漢歷志說道理處多不及東漢志較詳又問月令疏地冬上騰夏下降是否曰未便理會到此且看大綱識得後此更用度筭方知

論天健不息之義

答董叔重

此段以胡安定公之說為好

此說唯胡安定說得好因舉其說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已行八千餘里人一晝一夜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故君子法之以自强不息云

因言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未達先生曰如弄椀珠底只恁運轉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有

息則墜矣

論土圭測天地之說

答胡用之

此段謂天地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

周禮注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土圭之影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問何謂四游曰謂地之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非謂天地中間相去止三萬里也

春游過東三萬里夏游過南三萬里秋游過西三萬里冬游過北三萬里今歷家筭數如此以土圭測之皆合其曰譬如大盆𥂕水而以虛器浮其中四邊定四方若器浮過東三寸以一寸折萬里則去西三寸亦如地之深於水上蹉過東方三萬里則遠去西方三萬里矣南北亦然然則冬夏晝夜之長短非日晷出没之所為乃地之游轉四方而然爾曰然用之曰人如何測得如此無此理曰雖不可知然歷家推筭其數皆合恐有此理

也

論天地形質理器之說

答胡用之

此叚謂天包得地故言其質之大地容得天故言其量之廣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學者不曉請問曰此

兩句解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地却包着天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包容得那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大只是一箇物事 闕 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一而實地雖是堅然却虛所以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地裏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用之云地 闕 如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過去地便

承受得這氣發育萬物曰然要之天形如一箇鼓韛天便是那鼓韛外面皮殻子中間包得許多氣開闔消長所以說乾一而實地只是箇物事中間盡是這氣升降往來緣中間虛故容得這氣升降來往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只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爾今治歴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便是這氣部在地中透上來如

十一月冬至黄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晷刻不差又云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為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極至大是為四月陽氣既生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問月令中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又似是天地各有氣相交否曰只是這一氣只是陽極則消而陰生陰極則消而陽生故云天氣下降便只是冬至復卦之時陽氣在

下面而生起故云地氣上騰或曰據此則却是陰消於上而陽生於下却見不得天氣下降曰也須是天運轉則陽氣在下故從下生也今以天運言之則一日自轉一匝然又有那大轉底時候須是大着心腸看始得不可拘一不通也蓋天本是箇大底物事以偏滯求他不得同上

論天文地理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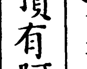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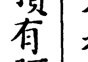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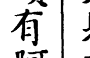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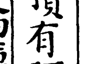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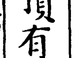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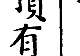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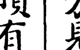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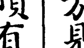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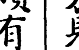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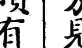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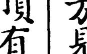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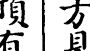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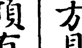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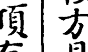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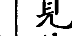
答胡用之

此段專一發明周禮土圭正日景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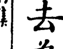
或問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隂鄭注云日南謂立表處太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太近北遠日也景夕謂日昳景乃中立表處太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太西遠日也曰景夕多風景朝多隂此二句鄭注不可非但說倒了看來景夕者景晚也謂日未中而景已中蓋立表近

南則取日近午前景短而午後景長也景朝者謂日已過午而景猶未中蓋立表太北而取日遠午前長而午後短也問多風多陰之説曰今近東之地自是多風如海邊諸郡極多風每如期而至如春必東風夏必南風不如此間之無定蓋土地曠濶無高山之限故風各以其方至某舊在漳泉驗之早間則風已生至午而盛至午後則風力漸微至晚則更無一點風色未嘗少差蓋風隨陽氣生日方升則陽氣生至午則陽氣盛午後則

陽氣微故風亦從而盛衰如西北邊多隂非特山高障蔽之故自是陽氣到彼處衰謝蓋日到彼方午則彼已晚不久即落故西邊不甚見日古語云蜀之日越之雪言見日少也所以蜀有漏天古語云巫峽多漏天老杜云鼓角漏天東言其地多雨如天漏然以此觀之天地亦不甚濶以日月所照及寒暑風隂觀之可以驗矣用之問天竺國去處又却極濶曰以崑崙山言之天竺直崑崙之正南所以土地濶而所生亦多異人水經云



崑崙去嵩山五萬里看來未嘗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闐遣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國之西千三百餘里即崑崙山今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其正南水經又云黄河自崑崙東北流入中國如此則崑崙當在西南上或又云西北不知如何恐河流曲折多入中國後方見其東北流爾佛經所說阿耨山者即崑崙也云山頂有阿耨大池水分流四面去為四大水入中國者



黄河入東海其三面各入南西北海如弱水黑水之類大抵地之形如饅頭其撚尖則崑崙也問佛家天地四洲之說果有之否曰佛經有之中國為南禪部州天竺諸國皆在南禪部洲内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北鬱單越亦如鄒衍所說赤縣之類四州統名娑婆世界如是世界凡有幾所而娑婆世界獨居其中其形正圓故所生人物亦獨圓正象其地形蓋得天地之中氣其他世界則形皆偏側尖缺而環處娑婆世界之外不得天地之

正氣故所生人物亦多不正此說便是蓋天之說横渠亦主蓋天不知如何但其言日初生時先照娑婆世界故其氣和其他世界則日之所照或正或昃故氣不和只他此說便自可破彼言日之所照必經歷諸世界了然後入地則一日之中須歷照四處方得周匝今纔照得娑婆一處即已曛黑若更照其他三處經多少時節如此則夜須極長何故今中國晝夜有均停時而冬夏漏刻長短相去亦不甚遠其說於是不通矣

天地之心類

論乾四德便是天地之心

答何叔京

此段謂一陽未生之前天地之心未嘗或息但因復而見之耳

來教云天地之心不可測識惟於一陽來復乃見其生生不窮之意所以為仁也某謂若果如此說則是一陽未復已前别有一截天地之心漠然無生物之意直到

一陽之復見其生生不窮然後謂之仁也如此則體用乖離首尾衡決成何道理王衕之說便是如此須知元亨利貞便是天地之心而元為之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有此乾元然後萬物資之以始非因萬物資始然後得元之名也所以見闢於程子也

論復見天地之心

答吳晦叔

此段專論因復後見之意

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此語與所以隂陽者道之意不同但以易傳觀之則可見矣蓋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此卦之下一陽爻即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也至於復之得名則以此陽之復生而已猶言臨泰大壯夬也豈得遂指此名以為天地之心乎但於其復而見此一陽之萌於下則是因其復而見天地之心耳天地以生物為心此句自無病昨與南軒論之近得報云亦已無疑矣大抵近年學者不肯以愛言仁故見先生君子以一

陽生物論天地之心則必欿然不滿於其意復於言外生説推之使高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心者實不外此外此而言則必溺於虛淪於靜而體用本末不相管矣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者葢天地之氣所以有陽之復者以其有陰故也衆人之心所以有善之復者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之心則天理渾然初無間斷人孰得以窺其心之起滅耶若靜而復動則亦有之但不可以善惡為言耳

論天地以生物為心

答虞士朋

此段論天地之心亘古窮今未始間斷

復見天地心之説其則以為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雖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則亘古亘今未始有毫釐之間斷也故陽極於外而復生於内聖人以為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蓋其復者氣也其所以復者則有自來矣向是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則陽之極也一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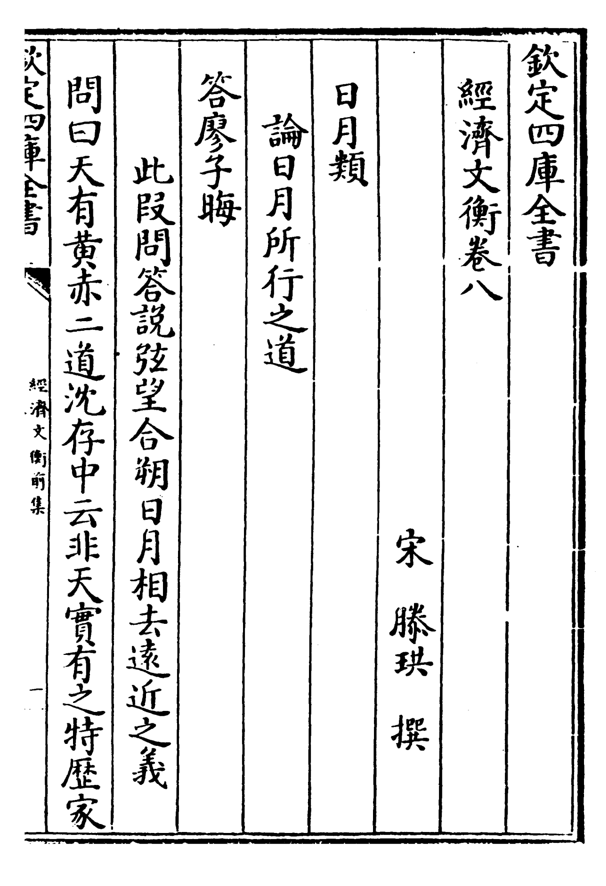
而不復續矣尚何以復生於内而為闔闢之無窮乎此

則所論動之端者乃一陽之所以動非徒指夫一陽之

已動者而為言也夜氣固未闕之天地心然正是氣

之復處苟求其故則亦可以見天地之心矣

經濟文衡前集卷七



經濟文衡卷八

宋 滕珙 撰

日月類

論日月所行之道

答廖子晦

此段問答說弦望合朔日月相去遠近之義

問曰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之特歷家

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謂之黄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黒道二出黄道北赤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青道二出黄道東并黄道而九如此即日月之行其道各異況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月行則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黒道日月之行其不同道又如此然每月合朔不知何以同度而會於所會之辰又有或蝕或不蝕悉未能曉向承

指喻其行或高而出黄道之上或低而出黄道之下或相近而偪或差遠而不相值則皆不蝕是時不能反覆今望賜誨

答曰日月道之説所引皆是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黄道而行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黄道而出其旁耳其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如日在午則月在卯或在酉之類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

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内月在外則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内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内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在内而執扇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略可見此說在詩十月之交篇孔註說得甚詳李迂仲引證亦博可并檢看當得其說

星辰類

論北辰常居其所之義

先生文集北辰辨

此說謂帝座只有紫微一星號為北辰常不動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葢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為之樞如輪之轂如磑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

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晷刻之或停也今曰是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為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樞一輪而四轂一磑而四臍也分寸一移則其輻裂而瓦碎也無日矣若之何而能為運轉之無窮哉此星家淺事不足深辨然或傳寫之誤則不可以不正也故為之辨

論星垣纏度之數

答蔡西山

此段謂當各指其星之所在使人易曉

星經紫垣固所當先太微天市乃在二十八舍之中若列於前不知如何指其所在恐當云在紫垣之旁某星至某星之外起某宿幾度盡某宿幾度又記其帝座處須云在某宿幾度距紫垣幾度赤道幾度距垣四面各幾度與垣外某星相直及記其昏見及昏旦夜半當中之月其垣四面之星亦須注與垣外某星相值乃可易曉不知盛意如何

五行類

論陰陽五行生行之義

太極圖解

此段發明太極圖五行次第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木陽穉故次火金陰穉故次水土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而四時行也

論五行氣質之說

同上

此叚專以質與氣論五行隂陽之序

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隂也以氣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隂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隂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静隂也

論五行所生之序

語録

此段專一發明五行體虛形定之旨

陽變隂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次於土五行之屬皆從土中旋生出來

論五行循環相生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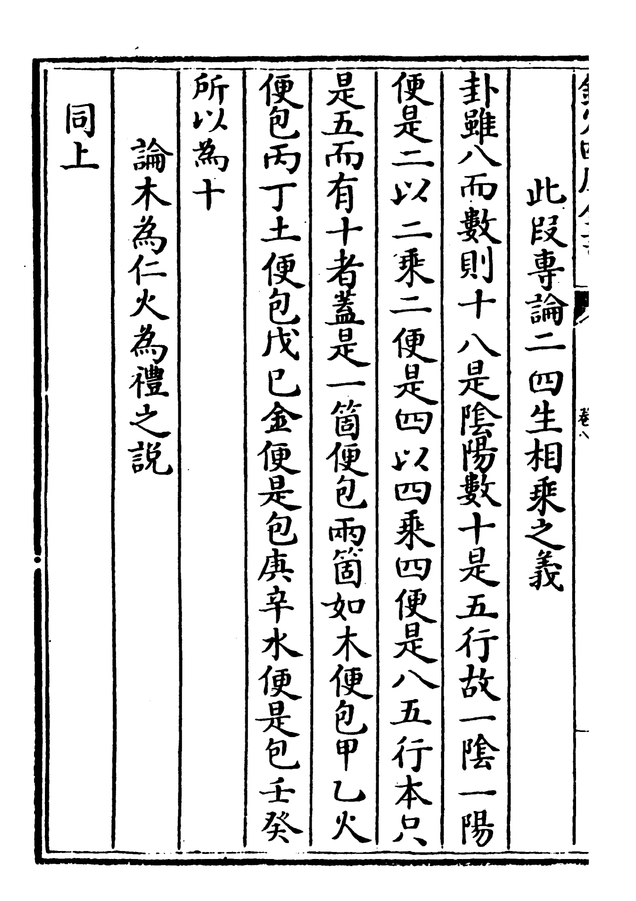
語録

此段發明隂根陽陽根隂錯綜相生之義

或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不是相生否只是陽變而助陰故生水陰合而陽盛故生火木金各從其類故在左右先生答云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又如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都是這箇物事

論十是五行之數

同上



此段專論二四生相乘之義

卦雖八而數則十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故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十者蓋是一箇便包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是包庚辛水便是包壬癸所以為十

論木為仁火為禮之說

同上

此段謂神字猶云意思之義

或問木之神為仁火之神為禮如何見得先生答云神字猶云意思也且如一枚柴却如何見得他是仁只是他意思却是仁火那裏見得他是禮却是他意思是禮

論陰陽在五行中之義

同上

此段發明周子五行一陰陽之說

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做這

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別無討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或曰如言四時而不言寒暑爾曰然

論五行體質之義

同上

此段發明横渠金木屬土之說

問五行體質屬土否先生云横渠正蒙有一說好只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却不屬土問火附木而生莫亦屬土否曰火自是箇虚空中物事問只是温熱之氣便是火否曰然

論土旺四季之義

同上

此段以土旺於未故有再取之義

或問四時取土何為季夏又取一番先生答云土旺於

末故再取之土寄旺於四季每季皆十八日是土四箇十八日計七十二日其他四行分四時亦各得七十二日五箇七十二日共凑成三百六十日也

論五行所屬之義

同上

此段發明雨屬水及寒屬金貌屬水之說

或問形質屬土否及吳斗南說如何先生答云舊來謂雨屬木暘屬火燠屬水寒屬金風屬土雨看來只得屬

水自分曉怎生屬得木問寒如何屬金曰引證甚佳左傳厖涼冬殺金寒玦離也又曰貌言視聽思皆只以次第相屬問貌如何屬水曰容貌光澤故屬水言發於氣故屬火

論水火所成之義

同上

此段謂天地混沌時只看水火二者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是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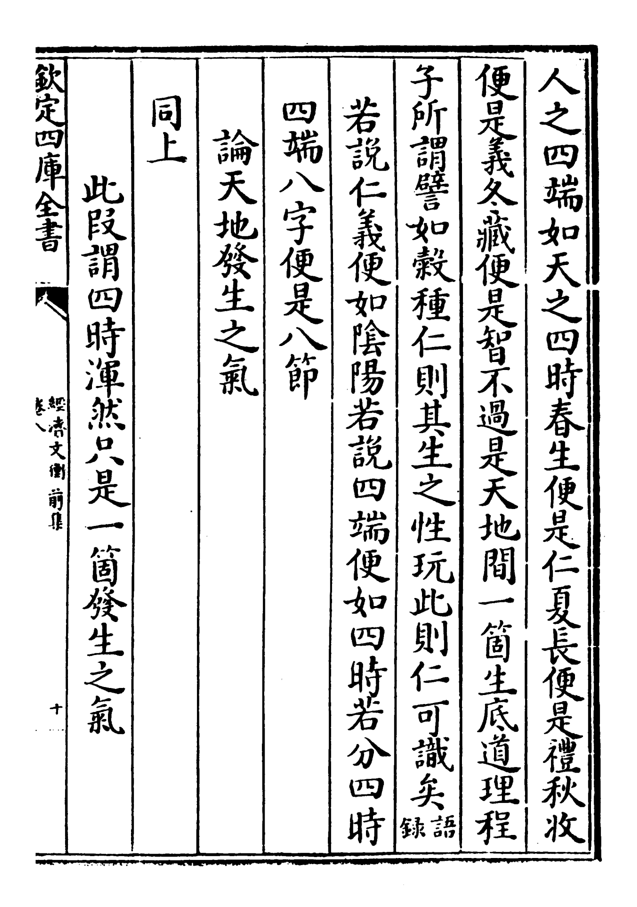
成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爲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何
曰只不知因甚麽時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問
想得如潮來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
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

四時類

論四端如四時之義

先生語錄之辭

此段謂四端四時不過天地間一箇生底道理



人之四端如天之四時春生便是仁夏長便是禮秋收便是義冬藏便是智不過是天地間一箇生底道理程子所謂譬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玩此則仁可識矣語録

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時四端八字便是八節

論天地發生之氣

同上

此叚謂四時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

天地只是一箇春氣發生之初為春氣長得過便為夏收斂便為秋消縮盡便為冬明年又復從春處起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語錄

以一歲言之有春夏秋冬以乾言之有元亨利貞以一月言之有晦朔弦望以一日言之有旦晝暮夜

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只是四件

以氣言則春夏秋冬以德言則元亨利貞在人則為仁

義禮智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便在氣中兩箇不曾相離

周正不改月之辨

答吳晦叔

此段以周不改月之説未有明據

所諭周正之説終未能穏當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十月九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則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

即只是今時之秋蓋非申酉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胡文定只以商秦二事為證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他可考必矣今乃欲以十月隕霜之異證之恐未足為不改月之驗蓋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則為異矣又何必史書八月然後為異哉況魯史

不傳無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書為據之明且審也若尚有疑不若且闕之之為愈不必強為之說矣

詩中月數又似不曾改如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類故其向者疑其並行也

經濟文衡前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文衡前集卷九至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雷純

謄録監生臣蔣厚傳

經濟文衡前集卷九

宋 滕珙 撰

渾象類

論儀象法要之制

答江德功

此段論儀象法要謂此俯視者正為渾象

渾儀詩甚佳其間黄簿所謂渾象者是也三衢有印本

蘇子容丞相所撰儀象法要正謂此俯視者為渾象也但詳吳掾所說平分四孔加以中星者不知是物如何制作殊不可曉恨未得見也

論璣衡渾象之制

答江德功

此段謂璣衡渾象各是一器不當并說

璣衡之制在都下不久又苦足疾未能往觀然閒極疎略若不能作水輪則姑亦如此可矣要之以衡窺璣仰

占天象之實自是一器而今人所作小渾象自是一器不當并作一說也元祐之制極精然其書亦有不備乃最是緊切處必是造者秘此一節不欲盡以告人耳

論天體圓象之制

答蔡節齋

此段謂天形一定其間隨人所望有少不同處耳

天經之說今日所論乃中其病然亦未盡彼論之失正

坐以天形為可低昂反覆耳不知天形一定其間隨人所望固有少不同處而其南北高下自有定位正使人能入於彈圓之下以望之南極雖高而北極之在北方只有更高於南極決不至反入地下而移過南方也但入彈圓下者自不看見耳蓋圖雖古所創然終不似天體孰若一大圓象鑽穴為星而虛其常隱之規以為甕口乃設短軸於北極之外以綴而運之又設短柱於南極之北以承甕口遂自甕口設四柱小梯以入其中而於梯永架空

北入以為地平使可仰窺而不失渾體耶古人未有此法杜撰可笑試一思之恐或然即著其說以示後人亦不為無補也

律說類

論定律圓徑之制

答蔡西山

此段論引漢志起十二律周徑未免牽強

律說少有礙處便不可筆之於書此意甚善不唯此一

事而已他事亦何莫不然也但圓徑亦須更子細如引漢志由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恐未免有牽强處也嘉量積處數之前合定方深圍徑之數以相參驗證辨首章可早修定寄來商量此處無頭難下語也

論審定作書之義

答蔡西山

此段論律書章數之當定

易中七八九六之數向來揲蓍處推起雖亦脗合然終

覺曲折太多不甚簡易疑非所以得數之原近因閒看四象次第偶得其說極為徑捷不審亦嘗如此推尋否本原第一章圍徑之說殊不分曉此是最大節目不可草草

候氣章恐合移在第四五間蓋律之分寸既定便當埋管候氣以驗其應否至於播之五聲二變而為六十調者乃其餘耳況審度嘉量謹權尤不當在候氣之前也但候氣章已有黃鐘之變半分數而前章未有明文恐

合於正律分寸章後別立一章具載六變律及至半變半聲律之長短分寸乃為完備耳後段議論有發明此章指者并移附入

審度章云云生於黃鍾之長下當改云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為一分凡黍實於管中則十三枚而滿一重積九十重則千二百枚而滿其龠矣故此九十枚之數與下章千二百枚之數其實一也十分為寸云云

嘉量章龠合升斗斛皆當實計廣狹分寸

證辯第一章今欲求聲氣之中下當改云而莫適為準則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

之内每差一分而為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為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黄鍾之法焉如是則更迭以吹云云司馬貞九分為寸之說本原既不載恐合於證辯中立為一條以證前篇之說

諸尺是非後來考得如何已改定幸并録示

論分定正聲子聲之説

答陳安卿淳

此段謂依通典十二律之均逐一認定分別正

聲子聲

所論律呂恐看得未子細須作一圖子分定十二律之位卻於中間定處别用紙作一小輪子寫五聲之位當用心紙條穿定令可輪轉卻依通典十二律之均逐一認定分别正聲子聲則自見得次序分明不可只如此空說也蓋正聲是全律之聲如黃鐘九寸是也子聲是半律之聲如黃鐘半寸是也一均之内以宫聲為主其律當最長其商角徵羽之律若短即用正聲或有長者則只可折半用

子聲此所謂一均五聲而分正聲子聲之法也十二律既自有正聲又皆有子聲以待十二均之用所謂黃鍾大吕太簇無子聲以其一均之内商角徵羽四聲皆短於本律故也若以中吕為宫則黄鍾為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㽔賔為宫則大吕為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林鍾為宫則太簇為徵而當用子聲矣此十二律所以皆有子聲矣試更用此推之當自曉得不然只須面論乃可通也

曆說類

論考究曆家之說

答李敬子

此段謂月令疏晉天文志不可不讀

康節之言大體固如是矣然曆家之說亦須考之方見其細密處如禮記月令疏及晉天文志皆不可不讀也

近見一書名天經只是近世人所作然類集古今言天者極為該備不知曾見之否

論曆家筭數之法

答李敬子

此段謂筭數之法非空言

天之外無窮而其中央空處有限天左旋而星拱極仰觀可見四遊之說則未可知然歷家之說乃以筭數得之非鑿空而言也若果有之亦與左旋拱北之說不相妨如虛空中一圓毬自内而觀之其坐向不動而常左旋自外而觀之則又一面四遊以薄四表而止也

論日月歲行之數

語錄

此段專以天說之言為正

天說云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二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三十五日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

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虚合氣盈朔虚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

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二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此說分明可更詳之

論定法無差之說

此段謂今之造歷只是趕趂天之行度所以多差

今之造歷者無定法只是趕趂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

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鍾律紐筭寸分毫氂絲忽皆是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為之也意古之歷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歷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故嘗謂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疾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為天之所運則其疎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

乎我此虛寬之大數雖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

論歷法先論太虛之說

語錄

此段謂度位既定然後論天行歲分既定七政可齊

歷法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

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黄道之差始自春分秋分赤道所交月道之差始自交朔交中黄道所交日出入赤道二十四度月出入黄道六度黄道一周通前所交六十分度之一是謂歲差月道一周通前所交一度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分度之四萬三千五百三少半積二萬一千九百一十五年而歲差周積二百二十一月及分一千七百五十三而交道周矣

皇極類

論皇極一篇之義

文集皇極辯

此篇謂皇為君極為至極之義辯孔安國訓皇

為大訓極以中之誤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脉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凖的則可而便訓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脊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為

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即經文而讀皇為大讀極為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渺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内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絶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

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内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

極爲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凖於天下也其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為至極之標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

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為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才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所賴於其家則

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脩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無善矣葢人之氣禀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寛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

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狥其已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葢偏陂好惡者已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已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於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彞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於下則其所以為

常為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絶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為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

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詞之宏深奥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虚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脩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為大中又見其詞多為含洪寛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為含糊茍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為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

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為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
密之體而務為至寛至廣之量其獘將使人君不知脩
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
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歛福錫民之
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隨
文解義為口耳佔嗶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也自
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為不衆更歷世變
不為不多幸而遺經尚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

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使其患害流於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予於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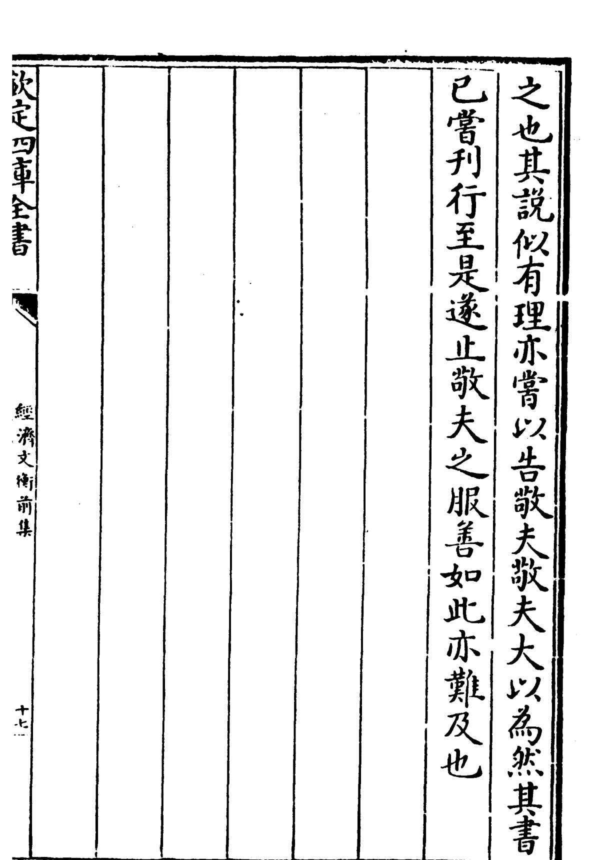
經世紀年類

論經世紀年之義

答廖子晦

此段謂此論古人嘗言而箕子陳範當在克商之初

經世紀年其論甚正然古人已嘗言之如漢髙后之年則唐人已於武后中宗紀䝉之蜀漢之統則習鑿齒晉春秋已有此論矣堯以甲辰年即位乃邵康節皇極經世說諸家之說亦有同者此則荒忽不可究知敬夫所說牴牾處必是謂武王克商之年泰誓序作十一年經作十三年而編年之書乃定從序說鄉見柯國材說以洪範考之訪於箕子是十三年事必是當年初克商時便釋其囚而問之不應十一年已克商至兩年後乃問



之也其説似有理亦嘗以告敬夫敬夫大以爲然其書已嘗刋行至是遂止敬夫之服善如此亦難及也

經濟文衡前集卷九

經濟文衡前集卷十

宋 滕珙 撰

東西銘類

論東西銘詞義不同

答汪尚書

此段論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東銘則未之嘗言

其竊思之東西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别若東銘則分别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工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竊意先賢取舍之意或出於此至於體用一原

顯微無間之語近嘗思之前日看得大段鹵莽子細玩味方知此序無一字無下落無一語無次序其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蓋自理而言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原也自象而言則即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間也其文理密察有條不紊乃如此若於此看得分明則即西銘之書所謂一原無間之實已瞭然心目之間矣亦何俟於東銘而後足耶若俟東銘而後足則是體用顯微判然二物必合為一書然後

可以發明之也

論人物無資天地之說

答陸子美

此段專以陸公之言為非是

某所論西銘之意正謂長者以横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為父母而以膠固斥之竊疑之以為若如長者之意則是謂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非某本說固欲如此也今詳來誨猶以横渠只是假借之言而

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而不辯也

論伊川理一分殊之説

答郭冲晦

此段專發明伊川之説尤為切至

叢書云理出乎三才分出於人道西銘專為理言不為分設某竊謂西銘之書横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為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賛之言雖至約而理

則無餘矣蓋乾之為父坤之為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為同胞物為吾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為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為我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況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顛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是等差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

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非一時捄弊之言姑以彊此而弱彼也

再論伊川說充盡之義

答郭冲晦

此段以伊川說充得盡時便是聖人非専為始學者發

又云西銘止以假塗非終身之學也某竊謂西銘之言

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人非專為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論西銘首句之義

答陸子美

此段謂古之聖賢只要人明義理之言行義理之實

西銘之説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為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為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為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為以至於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

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為宏
濶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
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是實理
合有分别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
已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
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
破人之梏於一已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
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

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為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

論西銘宗子之説

答林侍郎

此段推明宗子為適長之義

論西銘予曰無可疑處却是侍郎未曉其文義所以不免致疑其餘未暇悉辯只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一句全錯讀了尤為明白本文之意葢曰人皆天地之子而大

君乃其嫡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侍郎所說既為父母又降而為子也林曰宗子如何是嫡長子予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為喻爾繼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嫡長子而何此事他人容或不曉侍郎以禮學名家豈不曉乎林乃俛首無說而去然意象殊不平

論西銘天地之塞之說

答黄道夫

此段謂五行天常感動之善

西銘天地之塞似亦着擴充字未得但謂充滿乎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為形骸者皆此氣耳天地之帥則天地之心而理在其間也五行謂金木水火土耳各一其性則為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人則兼備此性而無不善及其感動則中節者為善不中節者為不善也

通書類

論通書周子立言之意

答方伯謨

此段以男女善惡明陰陽之說以他書文義明

中正仁義之道

所論陰陽男女之說則未然天地之間陰陽而已以人分之則男女也以事言之則善惡也何適而不得其類哉中正仁義如君子時中順受其正仁者愛人義以為質之類皆周子之意他處有不同者各隨所主而言初

不相妨如子貢以學不厭為智教不倦為仁而中庸則以成己為仁成物為智此類亦可推矣

論通書繼善成性之說

答廖子晦

此段以物之未形則屬乎陽形器已定則屬乎

陰

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但熟讀之自可見矣蓋天地變化不為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

正其性不為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嘗讀張忠定公語云公事未着字以前屬陽着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此意

論通書幾字之義

答蔡西山

此段謂通書中拈出幾字最為的當

所喻以禮為先之説又似識造化之方不免倚於一物未是親切工夫耳大抵濂溪先生説得的當通書中數

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劄地即自然有箇省力處無規矩中𨚫有規矩未造化時已有造化然後本隱之顯推見至隱無處不脗合也

論通書誠幾德之義

答蔡西山

此段謂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

通書注脩改甚精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些子活計盡在裏許也前後把他讀了幾過都不曾見此

意思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

論通書通復繼善成性之意

答張元德洽

此段以感物而動是通寂然不動是復

來書所喻通復二字甚密然亦有未切處繼之者善云者道化流行萬物方資以始而未實也成之者性云者物生已實造化與物各藏其用而無所為也在人則感物而動者通也寂然不動者復也以此推之圖象隱然

不待多言而自可默喻矣

正蒙類

論通貫為一之義

答江彦謀

此段謂學貴循序庶免躐等妄意之失

所論正蒙大旨則恐失之太容易爾天道之極致物我固為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葢天地鬼神幽明隠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為一也正蒙之㫖誠不外是

然聖賢言之則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為乎恐須反覆研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於鈞而必合必寸寸而度之至於丈而不差然後為得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正為是爾今學之未博說之未詳而遽欲一言探其極致則是銖兩未分而臆料鈞石分寸不辯而目計丈引不惟精粗二致大小殊觀非所謂一以貫之者愚恐小差積而大繆生所謂鈞石丈引者亦不得其真矣此蹴

等妄意之敝世之有志於為已之學而未知其方者其病每如此也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啟蒙類

論推求卦畫蓍數之義

答劉德秀

此段謂啟蒙之書本為卜筮而作

所喻讀易甚善此事本為卜筮而作其言皆依象數以斷吉凶今其法已不傳諸儒之言象數者例皆穿鑿言義理者又大汗漫故其言為難讀此本義啟蒙所以作也然本義未能成書而為人竊出再行模印有誤觀覽啟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言卦畫蓍數推尋不須過為浮說而自今觀之如論河圖洛書亦未免有剩語要之此書真是難讀不若詩書論孟之明白而易曉也幸

細思之

論推求初三三揲之法

答蔡西山

此段謂以揲之次而分奇偶

啓蒙近又推得初揲之餘不五則九其數皆奇而其為數之實五三而九一亦應圍三徑一之數第二三揲之餘不四則八其數皆偶而其為數之實四八皆二亦應圍四用半之數是三揲之次亦已自有奇偶之分若第

三三揲不掛則不復有此差别矣

參同契類

論參同納甲之法

答袁侍郎

此段謂參同雖不為明易而設可推而通亦無害於易

參同之書本不為明易乃姑借此納甲之法以寓其行持進退之候異時每欲學之而不得其傳無下手處不

敢輕議然其所言納甲之法則今所謂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遺說沈存中筆談解釋甚詳亦自有理參同所云甲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月之昏旦出没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此雖非為明易而設然易中無所不有茍其言自成一說可推而通則亦無害於易恐不必輕肆詆排也

論晦朔弦望之氣

答蔡西山

此段以一息之間便為晦朔弦望之理

參同之說子細推尋見得一息之間便有晦朔弦望上弦者氣之方息自上而下也下弦者氣之方消自下而上也望者月之盈也日沉於下而月圓而上也晦朔之間者日月之合乎上所謂舉水以滅火金來歸性初之類是也眼中見得了了如此但無下手處耳

近思錄類

論銓次近思錄之義

與呂東萊

此段專論近思錄銓集事件次序并求跋於東萊

近思錄近令抄作冊子亦自可觀但向時嫌其太高去却數段如太極及明道論性之類也今看得似不可無以顏子論為首章却非專論道體自合入第二卷一作第一段又事親居家事直在第九卷亦似太緩今欲別作一卷令在出處之前乃得其序卷中添却數段草卷附呈不知尊意如何

第五倫事闕範中亦不載不記曾講及否不知去取之意如何因來告諭及也此書若欲行之須更得老兄數字繫於目録之後致丁寧之意為佳千萬勿吝也

論纂集近思録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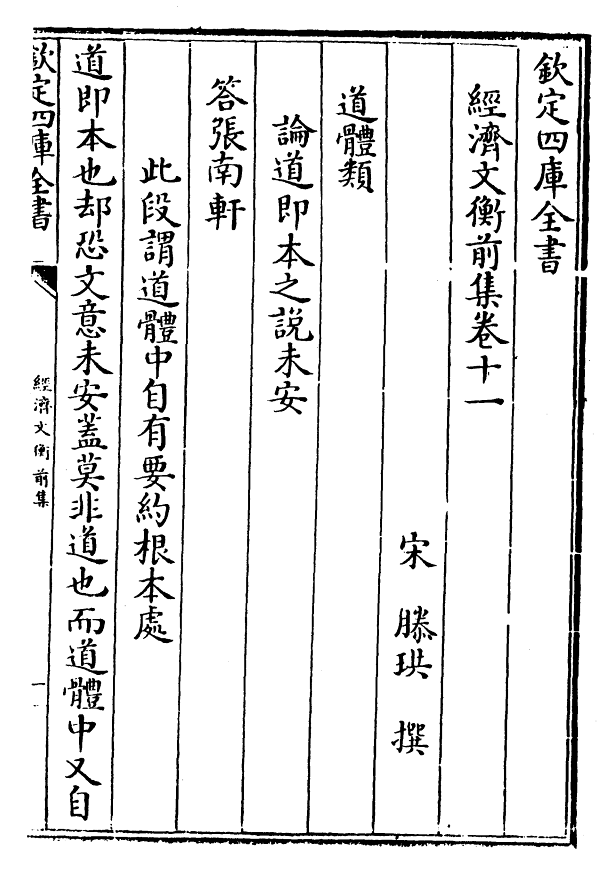
答或人

此段謂此書乃入道之漸學者當熟看浹洽通曉

近思録本為學者不得徧觀諸先生之書故掇其要切

者使有入道之漸若已看得浹洽通曉自當推類旁通以致其博若看得未熟只此數卷之書尚不能曉會何暇盡求頭邊所載之書而悉觀之乎又云少輟工夫取而詳味不知是輟何功夫此語尤不可曉

經濟文衡前集卷十



經濟文衡前集卷十一

宋 滕珙 撰

道體類

論道即本之說未安

答張南軒

此段謂道體中自有要約根本處

道即本也却恐文意未安蓋莫非道也而道體中又自

有要約根本處非離道而別有本也如云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此所謂本也無它達之天下也則是本既立而道生矣此則是道之與本豈常離而為二哉

論至理妙道之說不同

答張南軒

此段謂列子之語與聖人相入不得

横耳所聞乃列子之語與聖人之意相入不得聖人只言耳順者蓋為至此渾是道理聞見之間無非至理謂之

至理便與妙道不同 自然不見其他雖有逆耳之言亦皆隨理冰釋而初無橫耳之意也只此便見聖人之學異端之學不同處其辨如此只毫髪之間

論道體渾然之說未當

答呂東萊

此段謂道體精粗本末賓主内外不可以毫髪差

承喻所疑然其大槩則有可以一言舉者其病在乎略

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賔主内外蓋有不可以毫髪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却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初不害乎其本體之渾然也往年見汪丈舉張子韶語明道至誠無内外之句以為至誠二字有病不若只下箇中字大抵近世一種似是而非之説皆是此箇意見惟恐説得不鶻突真是謾人自謾誤人自誤士大夫無意於學則恬不知覺有志於學則必入於此此某之所以深憂

永嘆不量輕弱而極力以排之雖以得罪於當世而不敢辭也

再論道體無對之說

答呂東萊

此段謂異端邪說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無對之道

來教又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則美矣而亦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中却

着不得許多異端邪説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箇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若合泥和水便只着箇無對包了竊恐此無對中却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為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耶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為無對也况某前説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生之勝負乃欲審學者今日趨向之

邪正此意尤分明也

論道體未嘗無對

答胡廣仲

此段謂天地之間無一物無對而孤立者惟道

亦未嘗無對

大抵天下事物之理亭當均平無無對者惟道為無對

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亦未嘗不有對也葢所謂對者

或以左右或以上下或以前後或以多寡或以類而對

或以反而對反復推之天地之間真無一物兀然無對而孤立者此程子所以中夜以思不覺手舞而足蹈也究觀來教條目固多而其意常主於別有一物之無對故凡以左右而對者則扶起其一邊以前後而對者則截去其一段既强加其所主者以無對之貴名而於其所賤而列於有對者又不免別立一位以配之於是左右偏枯首尾斷絶位置重疊條理交併凡天下之理勢一切畸零贅剩側峻尖斜更無齊整平正之處凡此所

論隂陽動静善惡仁義等説皆此一模中脱出也常安排此箇意思規模横在胸中竊恐終不能到得中正和樂廣大公平底地位此其所以有所知不精害於涵養之説也若必欲守此而但少加涵養之功别為一事以輔之於外以是為足以合内外之道則非某之所敢知矣要須脱然頓捨舊習而虚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安則庶乎其可也

論道體之大無窮

答趙提舉善舉

此段謂近世論道每每喜高妙而略細微

道體之大無窮而於其間文理密察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既言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以形容其至大而又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該悉其至微而其指示學者脩德凝道之功所以既曰致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近世之言道者則不然其論大抵樂渾全而忌剖析喜高妙而略細微其於所謂廣大

者則似之而於精微有不察則其所謂廣大者亦未易

以議其全體之真也

論道體無所不在

答廖子晦

此段謂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

流行正如是耳

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

正如是爾若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之影則性是一物

物是一物以此照彼以彼入此也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為太虚中所見則物與虚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正譏此耳

論道體近似之説

答宋深之

此段謂學者須自見得已分上道理分明則異端自滅息耳

韓子於道見其大體規模極分曉但未能究其所從來

而體察操履處皆不細密其排佛老亦據其所見而言之耳程先生說西銘乃原道宗祖此言可以推其淺深也近似之說固應辯析以曉未悟然須自見得己分上道理極分明然後可以任此責如其未然而欲以口舌較勝負恐徒啓紛競之端而卒無益於道術之明晦也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為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況異端邪說日增月益其出無窮近世尤甚蓋有不可勝排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息耳

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

論聖賢言道之旨

答吳仲玭

此段謂學者之求道當求之於日用躬行之實蓋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有不

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張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為此也今觀來諭似於義理未有實見而强言之所以談經則多出於新竒立意則或流於偏宕而辭氣之間又覺其無温厚和平斂退篤實之意是固無論其說之是非而此數端者已可疑矣豈於先賢指示入道之方猶有所未

講耶抑已講之而用力有未至耶

論君子所貴道者三

答江德功

此段謂日用之間莫非道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此章之旨蓋言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君子於其間所貴者在此三事而已謂其動容貌則能和敬而無暴慢也其正顏色則非色莊而能近信也其出辭氣則能當於理而無鄙倍也凡此三者皆其平日涵養

工夫至到之驗而所以正身及物之本也故君子貴之若夫籩豆之事則道雖不外乎此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有事矣蓋平日涵養工夫不至則動容貌不免暴慢正顏色不出誠實出詞氣不免鄙倍矣一身且不能治雖欲區區於禮文度數之末是何足以為治哉此乃聖門學問成已成物着實效驗故曾子將死諄諄言之非如異端揚眉瞬目妄作空言之比也不可不察

論周子體用顯微之說

答何叔京

此段専一發明理與象之義

體用一源者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顯微無間者自象而觀則象為顯理為微而象中有理是無間也先生後答語意甚明子細消詳便見歸着且既曰有理而後有象則理象便非一物故伊川但言其一源與無間耳其實體用顯微之分則不能

無也今曰理象一物不必分别恐蹈於近日含糊之弊不可不察

論形而上下之義

答陸子静

此段謂道即為器之理

若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若某愚見與其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為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偶之

屬皆陰陽所為之器獨其所以為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為道耳如此分別似差明白

此一條亦極分明切望略加思索便見愚言不為無理而其餘亦可以類推矣

經濟文衡前集卷十一

經濟文衡前集卷十二

宋　滕珙　撰

道學類

論儒釋邪正之辯

甲申六月二十二日

答汪公尚書應辰

此段專謂近世言道學之失

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絶不歴階梯為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為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蓋以多聞博識自為一事不甚精察其理之所自來却謂別有向上一着與此兩不相關此尹和靖所以有此三事中一事看破則此患亡矣之說可謂切中其病矣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

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格物只是窮理物格即是理明此乃大學功夫之始潛玩積累各有淺深非有頓悟絶險處也近世儒者語此似亦太高矣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憒然也則亦何以悟為哉儒者為此學而自謂自悟者雖不可謂之憒然其察之亦甚不詳者矣又况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倀倀耳曷若致一吾學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積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

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絶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縱言至此亦可謂躐等矣然以閣下之明勉而進之恐不足以為難也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為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亡以異也窮極幽深過也反倫悖理不及也蓋大本既

立凖則自明此孟子所以知言而詖滛邪遁接於我者皆不能逃其鑒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論先有見處似禪說

汪公與先生書謂先有見處乃能造平易再以此答之

此段專論禪家之說不可不明辯

竊觀來意似以為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

禪家之說其有所不能無疑也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累潛心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忽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今曰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秋毫而後睹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顔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為學用

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辯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叙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以為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横流稽天而不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嘆而欲火其書也舊讀明道行狀記其學行事業累數千言而卒道其言不過力排釋氏以

為必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後得呂滎公家傳則以為嘗受學於二程而所以推尊稱美之辭甚盛考其實亦誠有以大過人者然至其卒章而誦其言則以為佛之道與聖人合此其師生之際分背矛盾一南一北不審台意平日於此是非之際何以處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蓋不容並立而兩存也

論學者進道之義

答呂東萊

此段謂學者當就整頓收歛處着力

承諭整頓收歛則入於着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論之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歛處着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勿正之正其字義正如今人所謂等候指準春秋傳云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用字之意亦正如此耳

論道貴漸進之義

答林正夫 湜

此段謂學者病在粗觀彷彿便謂可以入道

蓋嘗聞之先生君子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為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為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册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為之指其門户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

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覘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為真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

論道之大無窮

答林擇之用中

此段謂聖門進趨實地有多少工夫不可易言

太山為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此喻道體之無窮而事業雖大終有限量耳故下文云云意可見也又既得後須放開此亦非謂須要放開但謂既有所得自然意思廣大規模開廓若未能如此便是未有所得只是守爾蓋以放開與否為得與未得之驗若謂有意須放教開則大害事矣上蔡論周恭叔放開忒早此語亦有病也鳶飛魚躍察見天理正與中庸本文察字異指便入堯舜氣象亦只是見得天理自然不煩思勉處爾若

實欲到此地位更有多少工夫而可易其言耶疑上蔡

此語亦傷快也近來玩索漸見聖門進趨實地但苦惰

廢不能如人意爾

經濟文衡前集卷十二